



祁改平 著



戏单

年代久远的戏单，串起了主人公几十年坎坷的票友生涯，
倾诉了一段至死不渝铭心刻骨的恋情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戏单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戏单 / 祁改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0. 11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58 - 1

I. ①戏… II. ①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2546 号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

戏 单

XIDAN

祁改平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00×990 16 开本 26.75 印张 359 千字

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058 - 1

I · 1030 定价: 3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母亲

太阳沉入黛色的西山，将半个天洒红了一片。红红的天空，幕布似的，映衬着前门箭楼，前门箭楼暗淡下来，像个黑黑的大汉，挺着胸，仿佛立得更高了。城楼上，做了窝的沙燕，唧唧喳喳，成群结队，萦绕着高高的城楼，往返翻飞。黄昏，是沙燕们最快乐的时候。何止沙燕？街上的车马行人，也是最繁忙的时候。奔^①了一整天的京城人，提着嚼裹儿^②忙着往家走，渴望着聚在饭桌前，享受一天短暂的天伦之乐。于是，前门大街便分外稠密喧闹起来，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。拉着黄包车的车夫，再不用客人催促，叮当叮当，打着车铃，一溜儿小跑，泥鳅似的钻着人缝儿。小贩们挑着担子，忙里忙慌走着。一天生意的红火，全仗着黄昏呢。于是，北京的街头巷尾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：

“鲜螺蛳嘞哟——”

“冰糖——葫芦——”

“卖烧鸡、熏鱼嘞——”

二少爷德福，穿过前门马路，朝东打磨厂内的孝顺胡同走去。孝顺胡同八号院，是二少爷德福的家。二少爷德福，双腿打软，脚步有些踉跄，腔子里，掏空了似的没底气，那张清瘦的脸，黄纸似的没有血色。

① 奔（音 bèn）：指干活计谋生。

② 嚼裹儿：指每天挣到的生活费用。“嚼”指食物，“裹”指衣物。

街上众多的行人，黄昏独独走进了二少爷德福的心里。二少爷越是朝家走，心里的黄昏越是黑暗，越是沉重。拐进孝顺胡同北口的时候，二少爷德福依然拿不准主意。二少爷不知该怎样对父亲说。

王家的杂货铺，在京城前门外挺立了几十年，忽然倒了。不仅是大栅栏的一家，就连珠市口那家也倒了。像两棵拦腰砍的大树，咔嚓一声，倒得齐刷刷的。自从父亲王光耀生了那场病，生意的事，便交给了大哥继业。几天前，饽饽铺的邹老板给二少爷德福透了口信，要他抽空看看自家的铺子，再多的话没有。二少爷听出邹老板话里有话，不是吉利的意思，今天便到铺子里去了。老远，瞧见铺面还上着板子，门前聚着几个人，不时用拳头砸门，嘴里喊着：“开门，开门。”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。那是等着要账的。大哥继业影儿也找不见了。二少爷德福没敢近前，知道那些要账的认出他来，一定不能放过他的。二少爷远远地立着，瞧着眼前的光景，倒抽一口气，一颗滚烫的心，扑通掉进了冰窖里。完了，王家几十年的心血，几十年的家业，全完了啊！

走进孝顺胡同八号院，二少爷没敢先去北屋见父亲。德福担心父亲重病在身，难承受这样的刺激。德福径直去了自己住的东屋。德福想和媳妇商量商量，看怎样对父亲说。东屋里，德福的媳妇，二少奶奶王静氏，大着肚子躺在床上，正在临产，哼哼唧唧，很痛苦的样子。接生婆王老娘，已然准备好了一切，立在床边候着，静等着产妇肚子有了动静便动手了。二少爷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轻声安慰了媳妇几句，只得无奈地又走出来。

二少爷走进北屋的时候，王老爷正坐在堂屋前的太师椅上，竖着耳朵，厚着一脸醉意，听着广和楼戏园子里传出的锣鼓点：“咚得隆咚……锵锵锵锵……哐噦唻采，哐噦唻采……”

德福走到父亲跟前，王老爷丝毫无察觉。德福瞧着父亲，忽然心头一酸，要说的话竟忍着没说出来。又立了一会儿，德福动了几下唇，嗫嚅着，咽下一口吐沫，终于说：“爸，爸，跟您说件事……”

王老爷的心没在这儿。

德福又说：“爸，爸，跟您说件事，咱家的铺子没……没了……”

王老爷的魂儿，被锣鼓点儿勾着，挥挥手，示意儿子别烦自己。

“德福，你听，”王老爷舞动着眉眼说，“今儿个广和楼一准儿演的是《战洪州》。你听，这锣鼓点儿，多脆生！”

王老爷是个京戏迷，平时是广和楼戏园子的常客。就是不去听戏，每天傍晚吃过饭，王老爷也会坐在家里，倾听从广和楼传出的锣鼓点。那锣鼓点，像一粒仁丹，总能使他气爽神怡。广和楼上演的什么戏码儿^①，他一听便知。

京城有名的戏园子广和楼，前脸虽立在前门箭楼路东的肉市胡同内，后门，却甩在了孝顺胡同里。这座戏园子，最初原是明末宦官查氏家族的私宅，内中建了戏台，供喜庆作乐之用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改做了茶园对外营业，称做“查家茶楼”。以后，房产易主，茶园重新修建了戏台，戏台的三面摆放着桌椅，客人一边喝茶，一边听戏。自此，这里的生意便分外兴隆起来。查家茶楼便改称了“广和楼”。至光绪年间，广和楼又扩大了戏台，建成了上下两层的戏楼。京城当红的京戏名角儿梅兰芳、周信芳、雷喜福、马连良、谭富英，时常在广和楼唱戏。每日傍晚，广和楼的锣鼓点伴着饭菜的香味，回荡在孝顺胡同里。孝顺胡同，先是不习惯，后来便耳聋了，听不见了，再后来，不知不觉，这声音便渗进了孝顺胡同的血脉，成了一顿饭，一杯茶，缺不得、少不了。冷不丁的一天没了动静，一准儿有人会嘀咕：哟喂，奇了，广和楼听不见响儿了嘿！几百年里，孝顺胡同始终是孝顺胡同，胡同依然是那般长，胡同依然是那般宽，院落还是那些院落，树还是那些树。广和楼的锣鼓胡琴声也是一成不变的，咚咚锵锵……吱吱嘎嘎……任斗转星移，改朝换代，像是凝固了一般。唯住在孝顺胡同里的男女老少，老的去，小的来了，一

^① 戏码儿：演出的剧目。

辈辈，一代代，更迭繁衍，绵延不绝。

二少爷等了一会儿，见父亲的心依然没在自己这儿，又说了一遍：“爸，咱家的铺子没了……”

“什么?!”王老爷这才缓过神儿，两眼直愣愣瞅着二少爷德福。大少爷继业不争气，王老爷是有耳闻的。甚至王老爷内心也有将生意交给大少爷继业，有朝一日会砸了买卖的一闪念。可是，王老爷终归不相信自家的产业会到破产这个份儿上。王老爷又望着二少爷，眼里流露着疑惑的眼神。

德福噙着泪，冲父亲连连点着头。

“啊——”王老爷突然叫了一声，扑通，一头栽倒了。德福慌着上前去扶父亲，大声喊着陈妈去请大夫。

宋大夫来家，号了脉，说老爷子这是急火攻心，伤了元气，怕是一时半时起不来了。

东厢房里，王静氏虽是经历着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心里却荡着一汪喜悦。进了王家门，已有了三个年头，晚上尽着德福折腾，肚里只是没动静。不生不养，女人便没了面子。现在终于给王家生养了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她从此可以抬起头了。为了要孩子，王静氏曾悄悄到永定门外的娘娘庙拴过娃娃。年初，她听了陈妈的话，到娘娘庙烧了香，跪在送子娘娘面前，十分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，从神台上抱下一个泥娃娃。这泥娃娃，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子，喜眉喜眼的可人爱。王静氏从腰里掏出了条红带子，将那泥娃娃绑了，小心翼翼，揣在怀里。回家的路上，王静氏神经似的，嘴里不住念叨：“黑丫头，白小子，跟娘回家吃饺子……”回到家，王静氏把泥娃娃，悄悄藏在了衣柜里，时不时取出来瞧瞧，对着泥娃娃混说上几句：“儿子，你快来吧，妈想你呢。”拜娘娘庙，王静氏没告诉自己的男人，直到大夫号出了喜脉，王静氏才取出泥娃娃，给德福瞧。德福自是惊喜，抱着泥娃娃，像抱着亲儿子，对着那泥娃娃的脸

蛋“吱儿——”异常响亮地亲了一口，说天下竟有这样的事，真神了！

接生婆王老娘，静静地立在产妇床前，一双眼睛紧盯着王静氏的肚子，观察着动静。京城人将接生婆唤做“老娘”。王老娘，是京城有名的接生婆。说她有名，是指她接生的婴儿成活率高，不像有的接生婆，常常接出个死婴来。王老娘有经验，每逢有人上门要求接生，王老娘从不事前满打满包地应承下来。王老娘必要提前十几天，到产妇家认门。进了门，王老娘先摸摸产妇的肚子。一摸，便知胎位是否正，产妇是否顺产。于是王老娘心里便有了底。遇到胎位正的，便爽快地应承下来。遇到胎位不正的，便一味推托，说已经定了人家，腾不出工夫来。任产妇家送怎样的厚礼，王老娘断然不接。王老娘珍惜自己创下的名声。名声便是金饭碗啊！此刻，王老娘知道二少奶奶的时辰未到，出不了大碍，便洗好剪刀，碎布，在炉子上烧上水，站在一边，静静候着。

这边二少爷送走大夫，忙着拿了药方，跑到大栅栏同仁堂抓了药，让陈妈熬着，嘱咐陈妈给老爷喂药，心里又放不下东屋的媳妇，便紧忙去了东厢房。

二少爷轻轻敲了敲里屋的门，问：“生了吗？”

王老娘在里面答道：“还没呢。用不了多少时辰了。”

二少爷听说快生了，忙折身跑到北屋去瞧父亲，见父亲吃过药，睡着了，知道暂时无大碍，便又急忙折回东屋，搬了把椅子，满心企盼，坐在外屋候着。屋里很静，从广和楼传来的一阵阵京胡声，将屋内衬托得越发静谧。二少爷细听，那胡琴声里，似乎有演员在唱。听不出唱的是什麼，但他听出，那是一段老生的唱。嗓音宽厚洪亮，底气很足，长长的拖腔，足足一分钟。家运好的时候，德福没少跟着父亲，到广和楼戏园子听戏。

广和楼，楼上是包厢，楼下是散座。有钱人在包厢听戏。每逢听戏，王家总是预先就定好包厢的。德福爱听文戏，喜欢静静地听委婉的唱腔。有一回，他看《赵氏孤儿》入了戏，看到忠良被杀，竟抽抽搭搭，哭起

来，哭得很伤心。北京的戏迷张嘴就是唱。王老爷走路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边手里把玩着两个油亮的核桃，一边摇头晃脑，哼着京戏，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影，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……”德福却不行。德福天生不善唱，德福善说。一出戏，只要看过，从头至尾，德福都能讲出来。甚至谁先出场，谁是暗场上，暗场下，德福能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时间毛毛虫似的，慢吞吞，向前蠕动着。二少爷德福愣愣地望着北屋，满心都是愁。家业倒了，父亲病入膏肓，大哥又没了踪影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二少爷的心，坠了铅块似的，沉甸甸的。德福悄悄的，不露声色。德福不忍心让媳妇担忧。一个女人，生孩子如同和阎王爷打照面，那是拿命在换啊。家境到了这个地步，对于即将出世的孩子，德福竟不知是悲是喜了。多少年，想着，盼着，他偏不来，如今来了，却来得真不是时候啊！

咚咚咚……咚咚咚……广和楼擂起了急促的鼓点，两军对垒，已经开战了。突然，里屋传出王静氏一声肝胆欲裂的号叫，紧接着，又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。婴儿的哭声闷闷的，细细的，有气无力的。听动静儿，不像小子，像是丫头。生了！德福兴奋地站起身，想冲进去看看这个刚刚来到世上的小东西。

“不能进来！”王老娘在里面厉声喝道。

德福陡然立在了门前。等了一袋烟工夫，门帘一挑，王老娘将襁褓中一个粉红的肉团，递给德福。

“恭喜二少爷，您得了位公子！”

听说得了儿子，德福的两眼，顿时放了光。德福惊喜地瞧着眼前的这团粉肉，却不敢伸手去接。

“二少爷，您快抱抱儿子呀。”王老娘笑着，将襁褓中的孩子，递到德福面前。德福战战兢兢，伸手接过那团粉肉。婴儿软软的，蠕动着，小猫似的，抱不成形。德福很笨拙，又有些害怕，双手一抖，险些摔了

婴儿。

“哎哟，二少爷，您抱稳着点，留神摔了孩子。”

王老娘不知接生过多少婴儿。那些刚做父亲的，因为狂喜，反倒呆了。都是一样的神情，一样的木讷。婴儿躺在德福手里，停止了啼哭，直直地望着父亲，目光里透着仁义，透着深情，像是久别重逢的样子，又像是谛听着一种声音，那是时缓时急的锣鼓胡琴声。这声音那么动听，那么亲切，像在母腹中，听着母亲的心跳。

“二爷，”里屋，传出王静氏虚弱的话音，“快抱去给老爷瞧瞧吧。”声音虽虚弱，却带着一种急切，一种自豪。

德福想进屋瞧瞧媳妇。

王老娘说：“二少爷，您先去报喜，这里有我呢。”说着，王老娘给婴儿头上蒙了块布，嘱咐着，“出了门，别掀开，留神孩子受风。”

德福嘴里念叨：“不忙，不忙，老爷正睡觉呢。”德福心里的苦说不出。

不知昏睡了多少时辰，终于这天晚上，王老爷被广和楼的鼓乐胡琴声唤醒了。王老爷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屋内漆黑迷蒙一团。月光是清亮的，透过玻璃，泻在地上。四周阒寂无声，屋里人影儿也找不见一个。王老爷不知自己已经睡了多久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祖上的家业败在了我的手里，几十年，几十年啊！祖上创下的根基，说没就没了，让我怎么有脸去见先人啊！王光耀王光耀，我光了什么耀哇……两行老泪，从王老爷的眼里淌下来。躺在病榻上，王老爷觉得自己像个罪人。王老爷又想到了二儿子德福。德福一准儿是到他媳妇屋里去了。德福的媳妇王静氏，就要临盆了，也不知现在生了没有。此刻，王老爷冰冷的心，涌上了一股热气，漆黑的两眼，像是见到了一丝光亮。王老爷心里念着，佛爷保佑，先祖保佑，赐我王光耀一个孙子，让我在世的时候，看到王家的香火，我死也瞑目了！日后见了祖宗，我也有个说道吧……唉！

屋门有了响动。二少爷德福进了屋。王老爷慌忙拽起被角，擦去了

两行泪。王老爷不愿意让德福瞧见自己没出息的样子。

“爸，您老可醒了！”德福见父亲睁了眼，异常惊喜。德福望着父亲问：“您觉着好些了？想吃点什么？”

王老爷一心急着孙子，问：“生了？”

德福点点头，“嗯，生了……”

“生个什么？小子吧？”没等德福往下说，王老爷便问。

德福有了笑容，又点点头，“嗯，是个儿子。”

“啊，好，好哇！”王老爷心里踏实了。憔悴的脸上，泛了一丝笑。老天爷总还有可怜心的，没有只在一棵树上摘果。“娘儿俩都好吗？”

德福说：“都好。”

“让我瞧瞧孙子。”

德福说：“爸，您先静静歇着，孩子正睡着，待会儿醒了抱来您瞧。”

王老爷又想起了大少爷继业，“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在哪儿？”

德福说：“这几天都没见着，大哥八成是在店里……”其实德福找了大哥几天，家里店里都没找见。德福不敢对父亲说实情。

“混账！”王老爷气得直喘，“他要是这么尽心，能把杂货店赔了？败家的东西！”

德福见父亲又动了气，忙说：“爸，您好生养病，甭想那些糟心的事，店里的事由着我哥去。这几天他正打发那些要账的呢。”

王老爷怔怔地望着德福，不再吱声。德福和继业，两个兄弟，两个性情。大少爷继业自小聪慧伶俐，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机灵。任什么辞赋文章，过脑不忘。二少爷德福很腼腆，不善言辞。德福不会瞧着大人脸色说话。自小儿哥儿俩一起玩，闯了祸，哥哥拔腿先跑了，留了弟弟顶着挨大人叱儿。有哥哥映衬着，德福就显得呆板、敦厚了许多。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做生意就要有股活泛机灵劲儿。王老爷认定，继业将来是块做生意的材料，早早地，便将王家的大业，寄托在了继业身上。王老爷揣着栽培继业的心思，满心的关切，给了继业一个人。继业如太

阳，光与热，都是集于一身的。不知不觉，钟爱变做了宠爱，继业要月亮不敢给星星。平日一得闲儿，王老爷便把继业抱在怀里，逛大栅栏，逛铺子。任继业指，指什么，买什么。最常去的是前门的“月盛斋”。继业爱吃烧羊肉，每次逛街回来，王老爷总是一手拎个荷叶包，一手提罐月盛斋的烧羊肉老汤。京城里的饽饽铺、饭馆，继业自小都去过。家族上下，也瞧着老爷的脸色娇纵继业。日子久了，继业便养成了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的个性。老太爷在世的时候，王家上上下下都是敬着的，唯继业不怵，由着性子顶撞。和哥哥继业相比，弟弟德福像是月亮，投到身上的光，也是折射过的光，冷却了许多的。德福得到的，仅是有时有晌的关爱，比不上哥哥继业。两个孩子在一起玩，继业不高兴便要霸道，德福总得迁就着继业。来家的宾客，总是混淆了长幼，将懂事的德福认做哥哥，任性的继业当做弟弟。但德福并不悲伤，德福自小习惯了。

王老爷万没想到，心疼不上色^①。他寄托希望的大儿子，长大了却不成器。王老爷把生意交给继业，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，是放手历练继业的意思。不成想，反倒成全了继业放任的性情。继业成天和那些王公贵族的子孙厮混，吃喝，赌牌，玩鹰，捧角儿……哪有心思放在生意上。几年的工夫，便把大栅栏、珠市口祖上经营几十年的两家店，统统赔光了。直到要账的纷纷逼上了门，继业才知道生意全完了。

德福见父亲一味地出神，知道父亲心里不好受，劝慰过多，反倒更惹得父亲伤心，忙岔开话，道：“爸，您老想吃点什么，给您做碗鸡蛋挂面吧？”

王老爷闭了眼，不再看德福。德福知道，那是不想吃东西的意思。

德福说：“把孙子抱来您老瞧瞧？”

王老爷立时睁了眼，眼神炯炯的。

婴儿见到祖父的时候，吓哭了。婴儿是被凝眸盯着他的那张脸吓哭

^① 心疼不上色（色，音 shǎi）：意思是越是疼爱的人，越是不争气。

的。这张脸，皱纹密布，消瘦，惨白，下巴像被削了两刀似的。白发，白须，白眉，乱蓬蓬，遮住了五官，仿佛覆盖了一层雪。那双垂死深陷的眼睛，像两个黑黑的洞穴，惨惨地泛着幽幽的绿光。婴儿的脸，鲜嫩娇艳，小花儿似的，腮上的泪水，像是露珠。

祖父凝视着孙子：“这孩子秀气啊，将来是个唱小生的材料。”

德福说：“瞧您，比什么不行，比戏子。”德福有些不高兴。德福虽是个戏迷，可那只是爱好。德福心里瞧不起戏子，三百六十行，做戏子最贱。

王老爷说：“那是打个比方，这孩子秀气得像个丫头。”王老爷让德福把婴儿再抱近些。于是一张苍老的脸与一张娇嫩的脸相互凝望着，人生的链条，一生，一死，衔接在一起。

婴儿大哭起来。

望着大声啼哭的孙儿，王老爷布满愁云的脸，绽出了一丝笑。

那是对先人的笑。

二

清晨，天刚放亮。7号院赵家大小子已清扫干净了胡同，扛着大扫帚收了工。胡同里，一股豆浆油条的香味，飘散开来。孝顺胡同还静着，没有多少人影，只有远处传来小贩的吆喝声：

“栗子味儿的白薯嘞——”

“臭豆腐——酱豆腐——”

“胡萝卜扁豆油菜嘞——”

叫卖声，长长短短，高高低低，抑扬顿挫，极富韵律。那长声，一气呵成，很是悠绵，能随风传出几十米；那短声，十分遒劲，冲出喉咙便戛然而止。豆浆油条的香味，小贩的叫卖声，拉开了孝顺胡同一天的序幕。

“胡同”，是京城独具特色的称呼。如同胡同在上海被称作“里弄”一样。出门在外，只要口称“胡同”，定是京城人。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？数百年，不同的朝代，不同的标准，因而说法也不一。元末《析津志》所载：“大都街志，大街二十四步阔，小街十二步阔，不足十步为胡同。”按照这个标准，元时，京城有大街三百八十四条，胡同二十九条。明时，胡同增至四百五十九条。清朝，不足十步的规矩，已然模糊，胡同多至两千零七十七条。到了民国，商贩云集，新盖的店铺，将大街劈成两半，胡同便增至三千二百条。

京城的胡同形态万千。胡同，宛若身姿各异的长蛇，或粗，或细，

或笔直，或逶迤。胡同，像一条条线索，将大大小小的四合院，项链般串联起来。胡同，是京城的神经网，布满偌大的京城，使等级森严的内城外城，得以沟通，互动。胡同，是京城的血管，满蒙汉各族的混血，通过这些血管，输送到京城的全身，使数百年的京城充满了生机活力。

京城每条胡同的名称，都是有来历的。“文丞相胡同”、“石大人胡同”、“武定侯胡同”，是依据历史名人所取；“钱市胡同”、“小市胡同”、“金鱼胡同”，是依据旧时的市场得名；“白塔寺”、“阜成门”、“雍和宫”，是依据建筑物所取。根据人身体得名的胡同，也有不少：“耳朵眼胡同”、“罗圈胡同”、“嘴巴胡同”。那些没有根据的，比如“福盛胡同”、“大喜胡同”、“吉兆胡同”……便是因京城人所崇尚的吉庆美德而得名。说到“孝顺胡同”的由来，明代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记载为“孝顺碑胡同”。当时这里一片水泽，河上有小桥，桥旁立有一碑，上面刻有“孝顺碑”三字，孝顺碑胡同，由此得名。时至清代，河道淤塞，桥亦不存，碑也不见了，于是独落了一个“孝顺胡同”延续至今。孝顺胡同本是一条笔直的胡同，可是一条鲜鱼口胡同，门杠子似的，横插过去，生生将孝顺胡同拦腰斩成了两截。于是在北头的，便称作北孝顺胡同；在南头的，便称作南孝顺胡同。

工夫不大，孝顺胡同各院的大门，便吱吱咯咯打开了，街坊们，或拿着小盆，或拿着铝锅，陆续着走出院子，到胡同南口去端豆浆油条。京城人，几十年如一日，都是吃着这样的早点。

二少爷德福，拿着竹筐箩，搪瓷缸，也去端早点。以往端早点都是陈妈的差事，自从儿子生下来，陈妈要照看孩子，伺候产妇，每天的早点，便是德福亲自去买。二少爷德福走出胡同口，见来买豆浆油条的街坊，已排了七八个，卖油条的钱富贵，正忙活着。钱富贵的家，把着北孝顺胡同南口。油条摊，便摆在了自己的院门前。面案上，一条龙似的放着饧好的面，那是做油条用的。旁边除了炸油条的油锅外，还有一个烤炉。炉台四周，是刚出炉的马蹄儿烧饼。那马蹄儿烧饼，形似马蹄，

底儿厚皮儿薄，外焦中空，披着芝麻，张着口，衔着一撮五香牛肉，像要喂到人嘴里的样子。炉膛内，转圈摆着烤熟的白薯，一股股甘甜的香气，逗着人的口水。富贵腰里围着白布围裙，油渍麻花的，像围着幅山水图。面前的一口大油锅，正沸着，油烟袅袅，逶迤着身子，升腾着。富贵三下五下用擀面杖将面龙擀薄，又切成许多小段，然后两条一对儿，抻成长条，拧几下，放进沸着的油锅里。那面条入锅，先是吱吱吱地冒着油泡，富贵的两根长长的竹筷，翻动起来，一会儿，油条便在沸着的油里纠缠在一起，粗壮起来，金黄灿烂起来。富贵便夹出油条，将金灿灿，香气四溢，吱吱作响的油条，放进买主端的家什里，然后麻利地拿起水舀，从豆浆桶里，舀出一勺白生生的豆浆，热气腾腾，倒进买主的小锅里。富贵家的大小子铁栓，在一旁收着钱。

街坊们见着德福，便拱手，大呼小叫地道着喜。

“二少爷，这里给您道喜了！”

“二少爷，恭喜您得个大胖小子！”

“哎哟——二少爷，您好福气哟！”

二少爷德福笑着，连连拱手，“谢了，谢了！”

孝顺胡同的人，重男轻女。男人前面一律有个大字：大男人、大老爷儿们、大小伙子……女人前面一律有个小字：小丫头儿、小姑娘儿、小媳妇儿，终于老了，仍是躲不过那个小字去，被称作小老太太。谁家生了孩子，不出一顿饭的工夫，便长了腿似的，跑进孝顺胡同的耳朵。若是生了男孩儿，便会听到一片称赞：“男孩儿，哟！大胖小子！恭喜，恭喜！”若是生个女孩儿，对方便会打哈哈地一笑：“姑娘啊，哟——也不错。姑娘好，姑娘是娘的贴心小棉袄儿。”转过身，便把脸一沉，嘟囔着：“唉，怎么生个小丫头片子呢。”

德福端着豆浆油条走进北屋，见父亲依然睡着，便又出了北屋，进了东厢房。立时，手里的豆浆油条，窜得满屋子香。德福放下手里的筐，坐在小板凳上，端起豆浆刚喝了一口，里屋传出王静氏的声音：“二